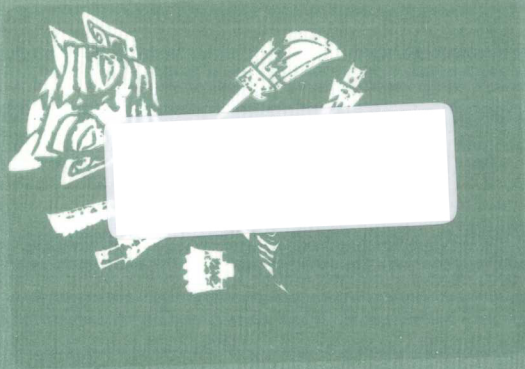


# 三国史话

吕思勉



#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国史话 / 吕思勉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0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007-7

I. ①三…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  
时代 IV.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251号

责任编辑 丁立松 吴 莘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91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 写在前面

吕思勉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字诚之，笔名弩牛，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他自幼学习文史典籍，青年时即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曾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在此教书时曾为钱穆业师）、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等。1957年病逝于上海。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等多部通史、断代史和近代史，另有《理学纲要》、《宋代文学》、《论学集林》、《史学四种》等专著，多达八九百万字，述作宏富，方面广阔。

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著作的特点，同时他也很注意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关注西方新知。他相信仔细读古书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挖掘出历史真相的。有限的证据罗列出来，可以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亦不刻意追求结论，而是留待来者。这一行文特点在《三国史话》这本小书中也有所体现。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为数不多的文史普及著作之一。作者的每篇短文皆寥寥数千言，即列举了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文字证据，分析人物性情、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军事实力对比如何成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生发的动因，并将史书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进行对比，“或者纠正从前的谬误，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见本书“楔子”一篇），行文颇为口语化，支撑观点的证据亦个个信手拈来，且颇有富于启发的见解，令人信服。

作者曾经说过，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在于获得分析问题的能力，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任何问题都有其深远的原因，皆可溯源而上，寻根究底。《三国史话》正是作者将他的观点贯彻实施的绝佳范例。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通俗读本后，或可对作

者的治史主张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书包含“三国史话”十六篇，1943年曾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订《论学集林》时曾补入“三国史话之余”四篇，亦收入本书中。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2年6月

# 目 录

## 三国史话

楔子 .....	3
宦官 .....	6
外戚.....	15
黄巾.....	24
历史和文学 .....	34
后汉的地理 .....	37
董卓的扰乱 .....	44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	55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	69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	76

赤壁之战的真相 .....	88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	101
替魏武帝辩诬.....	115
从曹操到司马懿 .....	126
替魏延辩诬 .....	133
姜维和钟会 .....	143

### 三国史话之余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	153
司马懿如何人.....	157
司马氏之兴亡.....	163
晋代豪门斗富.....	168



三  
国  
史  
话



##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

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谬误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模仿它。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真正硬模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

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 宦 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然则后汉的乱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作《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

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厉害，所以作《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自己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话道“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

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词；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

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就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

《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



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过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